

時代叢書

希特勒多的邊侵略政策

徐詠平譯

正中書局印行

時 代 叢 書

希特勒多的邊侵略政策

徐詠平 譯



正 中 書 局 印 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四月初版

希特勒的多邊侵略政策

全一冊 實價國幣四角五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Henry C. Wolfe

譯者 徐詠平

發行人 吳秉常

印刷所 正中書局

發行所 正中書局

(1167)

第一章 第二德國之終結

一千九百三十三年一月卅日的傍晚，柏林德國國務總理官邸的一個窗子裏，站着一位老年人，向威廉街（Wilhelmstrasse）歡騰的羣衆，微微揮手鞠躬。那老人就是尊嚴可敬的保羅·馮·興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共和的第二德國總統，他從昔日俾斯麥（Bismarck）所居的房子窗口向外注視。不到十五年以前，興登堡是俾斯麥的鐵血主義（Blood and iron）精神的繼承者，領導德意志帝國的軍隊打仗，而這場戰爭使帝國瓦解了。在帝國時代興登堡是蔑視國會與羣衆的，但這晚上他依稀認識列隊窗下威廉街上數千行右手平舉禮的納粹突擊隊（Nazi Storm Trooper）的力量了。

南邊離百碼處一個窗子裏，站着一位年青人。他完全沉醉於悠揚的軍樂聲和歡騰的羣衆呼聲之中。他看見那飄揚着的旗幟，灰色的制服，和隊中火炬裏閃爍的銅盔，而爲之滿

懷興奮。到處他都看見他的卐字在黑暗中凱旋而歸的擺動着的臂膀上跳躍。他不自覺的舉起右手報答每一個舉手禮和「希特勒萬歲」(Heil Hitler)的呼聲。這人就是安道爾夫·希特勒(Adolf Hitler)，而這時是他的時代了。國家社會主義(National socialism)得到它自己的地位了。興登堡正任命他——不到一年前還不過是位德國普通的公民——爲國務總理。

比那晚任命一位新總理更危急的，興登堡雖然有些微微覺到，但他從沒有夢想到任命了這位舊僚之後，竟沒有一個國家，能使戰後時代劃一新紀元。那個正月的晚上，非常激昂的納粹軍隊喝讚他們的總理(Fuehrer)，他們狂呼凡爾賽時代的終結，他們勝利的呼聲「希特勒萬歲」是一個新世紀，第三帝國之難以令人置信的新世紀，誕生的呱呱之聲。

兩天以後，新總理解散國會。新起的納粹狄克推多摧毀了德國的議院控制政府的制度。出身低微的奧大利人，昔日之伍長，歇私的里亞病患者，粉刷房屋之漆匠，綽號小丑的人，拙笨的煽動者，他曾贈送給歐洲一個流產的「啤酒廳革命」(Beerhall revolution)的悲喜劇，乘機向世人表示他是德國的統治者了。他握統治大權爲霍亨索倫(Hohenzollerns)族所未嘗達到者。

現在威馬共和 (The Republic of Weimar) —— 埃伯特 (Ebert) · 拉泰諾 (Rathenau) · 埃斯報格 (Erzberger) · 拉布 (Loebe) · 布盧寧 (Brünning) 諸人辛苦制成的「德謨克拉西」——完全成爲一種紀念品了。第二德國的和平主義，它的忍耐能力，它的啓迪文明被排斥了，而代之以第三帝國的軍國主義。共和時代對最近的仇國企求諒解的願望已完全消失了。現在統治該處者爲納粹的鐵腕外交，很迫切的求成爲帝國。

現在很清楚的顯現一種令人悲觀的形態，就是協約國在戰後這段時期中，沒有幫助威馬共和成爲一個強富之國，鑄成大錯。自私自利之心，使英、法對繼霍享索倫而治德的自由黨人不予一臂之助。協約國方面的政論家，堅稱他們同德國作戰是同德意志帝國的統治者打仗，但是他們却忽略了幫助德意志成爲永久的共和國之良機。

而希特勒是「不合理的凡爾賽條約之產兒」 (Illegitimate offspring of Versailles Treaty) 這事實是無從否認的了。全世界從不曾聽他說起和約對威馬共和國壓迫不很嚴酷，而奧大利的煽動家，要是沒有這種怨恨的根苗，也無從激蕩起數千萬條頓人的怒潮。

然而也有人這樣辯駁，說一九一八年勝利的德意志，在布加勒斯特 (Bucharest) 和在

布累斯特·利托夫斯克(Brest Litovsk)迫訂的條約，盡感懍懍(Kaiser)政府不和危敗的英、法妥協。誠然，但是，這也不可忘記，迫訂這條約的人已爲德人所共棄了，他們的敵黨，民主黨的首領，已起而治理德國。協約國所嚴加壓迫而與之訂不平等條約的人就是這批和平主義者的自由黨人，他們建立了新威馬共和國。

協約國因爲對威馬共和國壓迫太甚，使其不能發展，反促成國家社會主義之迅速長成。當協約各國政府最後看清他們對德政策之結果，他們雖欲退讓已太遲了。

法國佔有魯爾(Ruhr)使德人含恨法國，這在羅迦諾條約(Locarno)的一簡短時期中，終難忘懷。德國的通貨膨脹，使德國的中間階級，民主共和國的脊椎，無以自存。於是德共和國政府逼得不得不掙扎圖存，不僅要抵抗海外自私而短視的帝國主義者之逼迫，且欲彈壓國內的反動勢力。威馬政府在這種變重困惱之中不能支持而倒了。全德人對和約的咒恨，處於軍備充實的強隣中孤立無援的感覺，通貨膨脹下的生活困難，失業的痛苦，這些主要原因，造成一條天梯，讓希特勒爬上了狄克推多的寶座。

一直到了正月那天晚上，當狂歡的納粹軍團列隊大踏步走過威廉街的時候，德意志的

事是德人自己處理了。而自從那晚以來，歐洲便在武裝的休戰狀態中過活。史丹來·包爾溫(Stanley Baldwin)有言，歐陸「既非在戰爭又非在和平而處乎武裝的監視之中」。凡爾賽條約時代的信任被戰爭的精神學與定命論所替代了；羅迦諾條約時代的希望變爲幻想了。今日有幾百萬武裝兵士，比一九一四年還多；據國際聯盟的統計一九三七年全世界的軍備費共化去十二萬萬金圓，「三倍於戰前每年之數」。這種過重的負債，壓傷世界社會的及經濟的機構，危在俄頃了。

而歐洲政治問題的重要關鍵在德國。假使你從任何一角來考察歐洲戰爭的惘嚇，你就可找到納粹的獨裁就是威脅和平的鎖鑰。歐洲除非德國從戰爭的路上改變途徑移到國際合作的康莊大道上來，決不會平靜的。而要德國改取和平政策，完全沒有可能的表示，除非希特勒的統治不存在。假使第三帝國沒有這位領袖，則世界上其他侵略國家，將陷孤立。日本及意大利之所以敢破壞世界和平，正因為他們依賴着有德國的幫助。綜而言之，這三個國家都會向其敵人挑戰。歐洲的前途——甚或是世界的前途都握在那個統治着柏林者的手裏。

要了解歐洲政治的趨勢，必須先明瞭德國之內情及其外交政策與他們所指的將來的意向。那末須得研究納粹統治下的政治事件的意義。

歐戰以後有許多人起來領導毀約，這是全德國人一致的要求，不問其社會地位，宗教信仰，政治黨派如何。德國自由黨人反對和約，比其反對保皇黨更甚。但民主黨集團希望以會議方式，漸進程序修改和約，終無所成。然而希特勒敢指着軍備充足的法蘭西、捷克、和波蘭而大喊俾斯麥之言〔四面皆敵〕（Feinde ringsum），他曾允許沮喪、貧困而飢餓的羣衆，假使他們能跟着了他，他能引導他們到政治安全及經濟豐裕之草木茂盛的綠野中去。他敢向自由黨人喋喋而言，謂其所向戰勝國獲得殖民地或讓步，殊屬徒然無益。希特勒深知他所答應能得到的報答，爲自由黨人所不能得到者。

納粹首領敢大胆輕蔑威馬共和國的和平外交，並向其聽衆約言他們國家社會主義立刻給德國一個「活動有力」的外交（“Dynamic” diplomacy）。他能使德國的政治首都爲公開的國防邊境，爲防守萊茵區法國非洲軍隊之國防邊境，爲法國軍備充足的從瑞士到魯森堡之國防線，爲法國網羅歐洲的聯盟制度的國防線。他攻擊凡爾賽條約是負責而大胆的高喊：

就是日耳曼集團中反對他的政策的人也一致應和。

當他們的總理受命爲國務總理，在就職典禮那晚上列隊行經威廉街的褐衫隊，是些不倫不類的雜色隊伍，他們都是馬路上的打手，暴動之徒，却組成了國家社會主義的自衛隊（Praetorian Guard）。這些人大部分都是從小店員、侍者、理髮匠、私人侍僕、失業分子中集合而成，其中有許多尚徘徊躊躇於希特勒主義及共產主義之間。他們不管主義如何，不管尊嚴如何，他們只渴望加入勝利的一邊，不論那一邊所發生些什麼。

許多褐衫隊員年齡實在太輕，不能打仗，而他們軍事經驗只不過在馬路上和社會黨敵人打仗以及用石塊拋擲猶太人的店鋪玻璃窗而已。納粹利用了這些年輕的無賴握到政權，實爲一種大冒險，這種冒險大約可以證明他們個人經濟狀況。黨給他們一種得意揚揚的感覺，當他們掛着反閃族的卐字在馬路上高視闊步而過的時候，顯現着一種黨員互相團結的意識，和誇耀其特享權利和領袖的偉大。時間漸漸過去，他們的分子因愛國青年的加入而大爲脹膨，但這些人年齡過輕，不能替他們的祖國打仗，然而受其領袖的催眠，深信他們自己能替祖國效命疆場。

希特勒給那些保守的鋼鐵團員 (Steel helmets) 一個深刻的印象。這些人不下於狂妄的希特勒黨人，他們熱望修改和約。然而他們的見解，恢復皇室爲實行此事的初步。他們不信從德國社黨的宗教及民族信條。他們有長久而艱困的打仗經驗，他們比一般褐衫隊知道的更清楚。認爲和法國或波蘭作戰是沒有可能的，國社黨人却立刻要和這兩國開火。

一九三三年是和平的危險時期。因爲國社黨內部的統治穩固了，立刻要求修正領土。他們的更過激的領袖，時時準備越過「悲痛的國界」 (Bleeding frontiers) 從另一邊去獲得領土，他們要求實際行動以抗立陶瓦；他們高呼波蘭走廊之終結，那使波蘭出波羅的海而割裂德國爲二的討厭東西；他們要進襲但澤取消自由市回復祖國。

既沒有重砲，也沒有軍用飛機及坦克車的德國，即使和弱小的隣國也無從作戰。然而褐衫隊員大聲喧嘩要採取軍事行動。這正也是德國的幸運，波蘭或法國沒有採取防禦的戰爭以打擊擴充軍備中的德國。十萬軍備不充足的志願兵固可抵抗侵略，但缺少計算的褐衫隊領袖却要挑動別國向其作戰。他們且稱這種國家爲重整軍備後德國的未來戰利品。

一九三三年四月某日，一分隊的突擊隊在東普魯士德波交界線上插了一面大納粹黨旗。

在這地方他們選爲「事件」發生之處，那交界地方正有一條路橫穿過去；而標誌極顯明。當西風吹過時把旗幟飄向波士數尺，褐衫隊員向波人大聲嘲笑。幸而年輕的波蘭守衛軍曹經向主管長官請示，奉命沉靜不動，不理德人的嘲笑，這事總算平靜的過去了。

一九三三年及一九三四年上半年，國社黨中有派別的分裂，保守派及激進派互相爭權，後來漸知希特勒是喜好保守派的。魯依模上校（Roehm）昔爲希特勒摯友，現爲激進派領袖。國社黨中意見紛爭日增，對希特勒的不敬亦與時俱進。

魯依模爲突擊隊的總參議，收集那些不滿於其在黨中地位的人，結成私黨。他們的野心因魯依模的把突擊隊的精粹分子編入志願軍而洩漏了。他們打算握到軍權，利用軍權而統治德國，結果適得其反。再者，他們又怨恨希特勒的拒絕立刻推翻德國資本主義制度。希特勒看到魯依模的急躁的叛黨行爲，不得不辜負這位助他上台的舊友了。

雖然當希特勒執政時，志願兵的人數不過一萬，而突擊隊人數有二百五十萬，當然不足抵抗突擊隊的恫嚇。志願兵的領袖看清如果魯依模的計劃完成了，那末全部軍權將落於褐衫隊的激進派之手。所以國軍堅持立場。在這種糾紛之中，興登堡和希特勒是幫助志願

兵領袖反對魯依模一派的計劃的。

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七日，世界各國都接到國社黨內部不平靜的警告。在那一天，非納粹黨員的前國務總理巴本（Papen）向馬堡大學（Marburg University）學生作驚人演說。雖然巴本沒有把演辭寫出發表，但他有過這次演說是事實，這位前總理的反納粹演辭，其內容也不難想見。

年老的與登堡總統拍給巴本的賀電，被戈倍爾（Goebbels）檢查到而扣留了。這種爭鬧在國外傳播得很廣。希特勒却處於狼狽的地位。政府中左右派之爭，到了幾使政府有倒坍的危險。在這種情勢之下，希特勒決定給褐衫隊一個月的休假，撤除其領袖之軍權。這個處決是志願軍團勝利的。然而還沒有解決魯依模的叛黨問題。

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希特勒就國務總理職後第七個月，大風雨突起了，全世界爲希特勒對這個風潮解決手段之殘酷而震驚。希特勒自率一精粹分隊，走入魯依模裏，將他的部屬全拿獲了。海恩塞（Heines）是北勒斯勞（Breslau）地方惡名狼藉的納粹政治警官，在魯依模家發現，當場格殺。魯依模被賜連發手槍一支，命其自殺，當他不卽自殺時，

希特勒帶去的人，立予擊斃。柏林區的納粹突擊隊領袖卡爾·埃恩斯特（Karl Ernst）及其他魯依模的黨人全遭遇到同樣的命運。

不僅是激進的褐衫黨領袖被「清除」（Purged），就是前國務總理庫特·馮·舍利契（Kurt von Schleicher）及其妻子也在家裏被刺殺，因為謠傳魯依模想擁護舍利契為國務總理，取希特勒而代之。巴本的三個私人秘書被刺死了，幸巴本因與登堡及志願軍之干涉而得救。

希特勒在國會裏向他自己選拔的議員演說，謂有七十七個賣國賊被清除了，這種屠殺事件有各種不同的名稱，或叫作「魯依模叛黨事件」（Roehm putsch），或稱「流血洗罪事件」（Blood purge），別稱「道德清除事件」（Moral purge）。一般觀察家常謂許多政府官吏在屠殺中失蹤了。

七月九日據宣稱褐衫隊人數將從二百五十萬減為八十萬，一部分改編為不武裝的政治警察。雖然叛黨的魯依模清除了，而像聲名不佳的朱理亞·斯特萊契（Julius Streicher）仍然留存。誠然，魯依模有罪惡，但後來在黨中及政府裏得高級地位的人，並不比他高明。

國社黨的內閣過去了。希特勒的報紙一致讚頌希特勒拯救祖國於一如俄國革命的禍害之中。魯依模及其已死的同志被斥爲賣國賊及怠工者。希特勒把黨清好了，便得令出必行之中。

這種清黨事件在歐洲看來，就是國社黨激進的反對派被清除而已。志願兵首領及保守派地位比以前更鞏固而已。志願兵之佔優勢影響於希特勒者戰爭危機漸減而已。但是戰爭的可能性增加了。

第二章 希特勒承繼泛日耳曼主義

所謂清黨事件過後廿五天，希特勒的指揮力和保守派納粹的權力，又受到另一層嚴重的試驗，就是七月廿五日，奧大利的納粹黨人，企圖舉行革命，推翻其政府，這顯然是希特勒授命的。

此次的犧牲品是奧大利的內閣總理道爾斐斯(E. Dollfus)，爲國社黨人所暗殺。便是這次的叛亂失敗了，這事件的結果把歐洲帶上危巢。希特勒把奧大利的流亡者訓練而成的